

叶延滨诗选

叶延滨诗选

叶延滨诗选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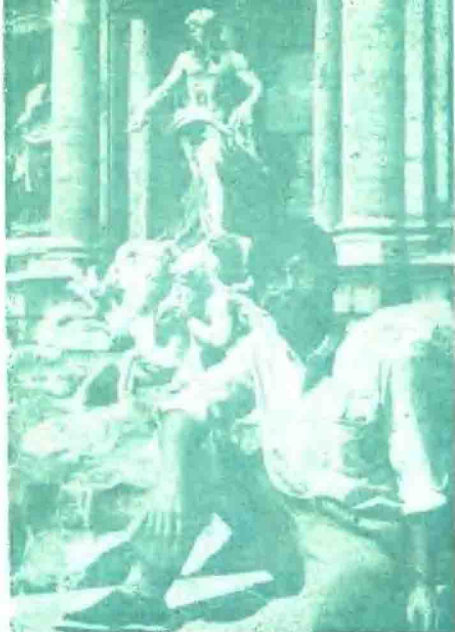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375印张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5332-1100-6

I·200 定价：7.50元



叶延滨 生于
1948年11月，当代著名
诗人、作家，作品以诗
为主，兼及小说、散文、
杂文等，已出版诗集七
部，杂文集一部，曾获
中国作家协会优秀中青
年诗人奖，第三届新诗
集奖等十余项省级以上
文学奖。

目 录

第 一 辑

干妈·····	(3)
奠一头牛·····	(18)
有一头小灰驴·····	(23)
“达尔文”的故事·····	(28)
高原之子·····	(34)
母亲的土地·····	(40)
黄土谣·····	(45)
母亲们·····	(53)
母亲的神话·····	(58)
父亲的神话·····	(63)

第 二 辑

我爱生活·····	(69)
鱼纹陶盘·····	(72)

观中国舞蹈家《霓裳羽衣舞》	(76)
在紫光下	(81)
生命之火	(87)
马背上的诗	(93)
儿童画展的天真	(97)
囚徒与白鸽	(100)
湛蓝的乐章	(104)
旅	(111)
思念的断章	(116)
礁的絮语	(120)
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124)
舞台	(128)
灯下	(133)

第 三 辑

南方与北方	(139)
龙之吟	(143)
长城变奏	(149)
骏马	(154)
北方	(158)
牌坊的贞节	(166)
秦兵马俑祭	(171)
复活之光	(174)

黄河与我同在	(185)
大上海	(190)
“天下为公”	(194)
不要诅咒温室	(197)
石林拾诗	(201)
南方啊，南方	(205)
大都市变奏曲	(210)
地狱之行	(218)
西斯庭教堂启示录	(225)

第 四 辑

创造	(237)
我歌唱收获	(241)
鹰展开了羽翼	(246)
窗外尚无诗意	(251)
关于桥的三度写意	(256)
绿洲的启示	(260)
石雕的诱惑	(264)
大山的诱惑	(268)
海的诱惑	(272)
广场	(276)
没有成功的飞行	(281)
猫的喜剧	(286)

天气预报失灵	(291)
“禁果”	(295)
泥石流	(299)

第五辑 天府巴蜀长赋

黑土	(307)
天府	(310)
诗乡	(315)
蜀竹	(321)
老城	(326)
宝瓶	(332)
泸定	(337)
雾季	(342)
蜀道	(347)
灯会	(351)
凉山	(357)
创世	(362)

第六辑 血色情书——自传体抒情长诗

冬天的花蕾	(373)
失血的母乳	(383)
饥饿的诗篇	(388)

跋涉的青春	(401)
背叛的心律	(411)
涅槃的情歌	(421)
破碎的神话	(433)
事业的季节	(446)
自身的风景	(458)
永恒的抒情	(466)
后记	(478)
 附：叶延滨创作年表	 (481)

第一輯

干 妈

——陕北记事之一

她没有自己的名字

她没有死——

她就站在我的身后，
笑着，张开豁了牙的嘴巴。

我不敢转过脸去，
那只是冰冷的墙上的一张照片——
她会合上干瘪的嘴，
我会流下苦涩的泪。
十年前，我冲着这豁牙的嘴，
喊过：干妈……

我驮着一个“狗崽子”的档案袋，
到圣地延安，

为父母赎罪——

为他们有神的力量，

没有在监狱和炮火中倒下。

为他们有人的弱点，

在和平的年代也生下我这个娃娃！

为他们在语言当子弹的战场，

只会说实话的嘴巴，

被无数弯着的舌头打垮……

带色的风清扫这狼藉的战场，

我是卷进黄土高原的一粒砂。

连知青也象躲避瘟疫一样讨厌我，

丧家狗——实际，也不算难听的话。

“孩子，住到我们家吧。”

“不，我不需要听怜悯的话。”

“孩子，我们老两口也要个帮手，

我为你做饭，你替咱担水……”

也许，这只是一个借口，

但我的自尊的天平需要这块砝码！

从此，我有了一个家，

我叫她：干妈。

因为，象这里任何一个老大娘，
她没有自己的名字，
“王树清的婆姨”——人们这样喊她……

灯，一颗燃烧的心

穷山村最富裕的东西是长长的夜，
穷乡亲最美好的享受是早早地睡。
但对我，太长的夜有太多的噩梦，
我在墨水瓶做的油灯下读书，
贪婪地吮吸豆粒一样大的光明！

今天，炕头上放一盏新罩子灯。
明晃晃，照花了我的心。
干妈，你何苦为我花这一块二，
要三天的劳动，
值三十个工分！

深夜，躺在炕上，我大睁着眼睛，
想我那关在“牛棚”里的母亲……

“疯婆子，风雪天跑三十里买盏灯，

有本事腿痛你别哼哼！”

“悄些，别把人家娃吵醒，
年轻人爱光，怕黑洞洞的坟！”
干妈，话音很低，哼得也很轻……

啊，在风雪山路上，
一个裹着小脚的老大娘捧一盏灯……
天哪，年轻人，为照亮人走的路，
你为什么没有胆量象丹柯，
——掏出你燃烧的心？！

铁丝上，搭着两条毛巾

带着刺鼻的烟锅味，
带着呛人的汗腥味，
带着从饲养室沾上的羊臊味，
还有从老汉脖子上擦下来的
黄土，汗碱，粪末，草灰……

没几天，我雪白的洗脸巾变成褐色，
大叔他也使唤我的毛巾。

我不声不响地从小箱子里，

又拿出一条毛巾搭在铁丝上，
两条毛巾象两个人——
一个苍老，
一个年轻。

但傍晚，在这条铁丝上，
只剩下一条搓得净净的毛巾。

干妈，当着我的面，
把新毛巾又塞到我的小箱里：
“娃娃别嫌弃你大叔，
他这个一辈子粪土里滚的受苦人，
心，还净……”

啊，我不敢看干妈的眼睛，
怕在这镜子里照出一个并不干净的灵魂！

饲养室里的马列主义

马尿和驴粪搅在一起，
汗臊和烟味混在一起，
长者和少女挤在一起，
开春，饲养室全队会议
讨论的两个议题缠在一起

——牲口的春耕给料。

——知青的评工定级。

“青骡子驾辕了，添二升！”

“小叶会犁地了，全劳力！”

“几个女的，最多六分五厘。”

“那头老驴，少给它点麸皮。”

不是喜剧，决非戏谑。

在计算机的时代——

我们贫困而务实的乡亲

严肃而认真的议题。

在这文明的古国——

我的名字曾和狗崽子连一起

如今又紧挨着毛驴……

贫困的乡亲将凭着良心，

把一份口粮匀给毛驴，

把几百个工分让给我，

——我感激

这纯金般的善良与正直！！

力争这工分我毫不客气，

它意味着：养活自己！